

作者：周惠斌

李白、苏轼、袁枚、李渔、张岱等许多文人墨客都钟情于蟹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文赋和精彩美妙的逸闻趣事。鲁迅亦不例外，他品蟹写蟹，信手拈来，涉笔成趣。

每当秋高气爽、菊黄蟹肥时节，鲁迅总会选购肉质鲜嫩的螃蟹，邀约亲友一起细细品尝。《鲁迅日记》中不乏吃蟹的记录，以1932年10月为例，就曾3次出现买蟹、吃蟹、送蟹的记述。其中，10月15日“晚邀三弟全家来寓食蟹并夜饭”，10月23日“三弟及蕴如携婴儿来，留之晚餐并食蟹”，10月27日“上午广平买阳澄湖蟹分赠镰田（镰田诚一）、内山（内山完造）各四枚，自食四枚于夜饭时”。可见鲁迅寓居上海后，时常与家人或友人饮酒食蟹，甘之如饴，分享兄弟之情、朋友之谊，其乐融融。

1919年，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。鲁迅以笔名“神飞”，在8月21日《国民公报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螃蟹》的寓言：

老螃蟹觉得不安了，觉得全身太硬了。自己知道要蜕壳了。他跑来跑去的寻。他想寻一个窟穴，躲了身子，将石子堵了穴口，隐隐的蜕壳。他知道外面蜕壳是危险的。身子还软，要被别的螃蟹吃去的。这并非空害怕，他实在亲眼见过。他慌慌张张的走。旁边的螃蟹问他说，“老兄，你何以这般慌？”他说，“我要蜕壳了。”“就在这里蜕不很好么？我还要帮你呢。”“那可太怕人了。”“你不怕窟穴里的别的东西，却怕我们同种么？”“我不是怕同种。”“那还怕什么呢？”“就怕你要吃掉我。”

整篇寓言短小精悍，言简意赅，提醒人们：新生事物往往有被旧势力消灭于萌芽状态的危险。

1924年11月17日，鲁迅在北京《语丝》周刊上发表了著名杂文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。文章从杭州雷峰塔倒掉的消息写起，引出白娘子被法海和尚装入钵盂，镇压在雷峰塔底下，玉皇大帝知道后，责怪法海荼毒生灵，下令捉拿他，法海“逃来逃去，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”的传说。随后写道：“秋高稻熟时节，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，煮到通红之后，无论取那（哪）一只，揭开背壳来，里面就有黄，有膏；倘是雌的，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。先将这些吃完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，再用小刀小心沿着锥底切下，取出，翻转，使里面向外，只要不破，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，有头脸，身子，是坐着的，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‘蟹和尚’，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。”在记述这则民间传说时，鲁迅将蟹的内部结构、煮食方法，描写的细致入微，情趣盎然，特别是“揭”、“露”、“切”、“取”、“翻转”等一连串动词，反映出鲁迅吃蟹技术的娴熟和准确。篇末以“活该”二字作

结，表达了鲁迅嫉恶如仇的感情。

自然界中，螃蟹走路呈横爬状，现实生活中，亦有不少人像蟹一样“横着走”，令人愤慨。1926年11月25日，鲁迅在《莽原》半月刊上发表《琐记》一文，回忆自己早年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，有些高年级学生“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，气昂昂地走着”，“便是空着手，也一定将肘弯撑开，像一只螃蟹，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。”鲁迅以揶揄的笔法，尖锐地抨击了身边同学中的这种丑恶嘴脸和霸道行径。进而笔锋一转，直指位居显赫者：“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，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，前四五年，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，发现了这姿势，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，可见螃蟹态度，在中国也颇普遍。”由此及彼，将社会上某些人恣肆横行的行为，类比为螃蟹的形态和走姿，予以无情的嘲讽和批判。

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”，这句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，出自1932年11月22日鲁迅在北平辅仁大学的演讲《今春的两种感想》（后经作者修订发表于11月30日《世界日报》）。鲁迅指出“许多历史的教训，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”，他举例论证道：“譬如吃东西罢，某种是毒物不能吃……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，才知道的。所以我想，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，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？……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。”赞誉了人类历史上那些不怕牺牲、大胆探索的先驱者的无畏精神。
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0年05月15日16版）